



手铐上的蓝花记

吴克敬 著

莺飞草长的陕北啊，天是那样的高，
云是那样的淡，押解着圆小样的吉普车，
像只活泼的旱天鱼，
在陕北独有的沟沟梁梁上翻转，
一会儿呢，呼呼啦啦地沉入了深不可测
的沟底，一会儿呢，又飘飘摇摇蹿升到高
的梁顶……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代号: SK10N124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手铐上的蓝花花 / 吴克敬著. -- 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1.1

ISBN 978-7-5613-5386-8

I. ①手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51170号

手铐上的蓝花花

作 者 吴克敬

责任编辑 孟 迪

文字统筹 张爱林

封面设计 孙建峰
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
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mm×980mm 1/16

印 张 13.5

字 数 150千
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13-5386-8

定 价 28.00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 话: (029) 85458072 85458068 (传真)

获奖感言

爱，信天游亘古不变的主题（代序）

六月的日头头腊月的风，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；三月的桃花满山山红，世上的男人就爱女人……惊悉我的中篇小说《手铐上的蓝花花》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，天籁般的陕北信天游，瞬间充塞了我的耳蜗，嘹亮着的有断人心肠的《蓝花花》，有激扬心志的《山丹丹》，但最撩人心怀的还是这曲《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》。

爱，是陕北信天游亘古不变的主题。

黄土高原的陕北，广阔无垠，千沟万壑，它苍茫恢宏又深藏着悲壮凄美；它清俊刚毅又饱含着沉郁顿挫。千百年来，它以自己潜在的个性影响着陕北人的生活，创造了性格独具的高原文明，塑造了宏阔苍凉、大气包容的信天游。在那地瘠民穷、交通不便的偏僻山沟里，在那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信天游是抒发百姓呼声的黄钟之情，是抚慰百姓心灵的大吕之音。

我不是陕北高原的汉子，但我受到了信天游的吸引，近些年不断地北上陕北，钻进荒僻的山沟沟，爬上苍凉的山梁梁，徜徉在蓝花花、山丹丹鲜艳的花丛里，与生活在这里的陕北人交心谈朋友，体会并感受他们的快乐和忧愁、现实与浪漫，因此，有了我创作的陕北质地的系列中篇小说。

《手铐上的蓝花花》是我这组中篇小说的一篇。像其他几篇作品一样，我在创作这篇作品时，依然不去触碰有权有势的人物，我的眼睛朝着和我一样的人群看去，我看见了莫可奈何的阎小样。美丽宜人的阎小样，她是不满她的生活的，她想有所改变，但却万劫

不复地成了一个致死夫命的杀人犯。

冰冷的手铐铐住了阎小样，但却铐不住阎小样的出类拔萃，还有她的理直气壮和风情万种……她被押在了囚车上，要去她梦里想去却一直都不能去的西安服刑。这样的去是悲哀的，这是我的设想，我要把阎小样放在绝境里让她上路。她上路了，她是被动上路的，一路走来，她把一个绝境走成了一条生路。押解阎小样的民警宋冲云，是个人性勃然的青年，他有自己的女朋友，计划中还要和他的女朋友通过这次押解任务，顺便在繁华的西安城轧一轧马路，逛一逛钟楼、大雁塔，照一照他们两情相悦的结婚照，可是突然到来的急性阑尾炎，把宋冲云的女朋友留在了半路上，做了紧急手术，莫可奈何的宋冲云就只能独自个儿押解阎小样了。正是因为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，让这个男警察和女犯人，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接触。在南下西安的长途上，公共汽车上的小偷和赌徒的骗局，一次次激起了宋冲云的警察意识，他要制止他们的犯罪，却不幸被小偷和赌徒围攻，关键时刻，阎小样挺身而出，挡住了小偷和赌徒的利刃，保护了宋冲云，却使自己负伤……大自然也有意无意地为他们的一路同行制造障碍，突如其来的雷阵雨，使黄土高原上的一段公路滑坡塌方，让他们搭乘的公共汽车不得不改道而行。他们超过了规定的时间，这才来到西安。按说宋冲云是应该立即把阎小样送进服刑的女监里去的，但却没有，他领着阎小样，让她在入狱之前逛了钟楼，吃了肯德基，照了婚纱照，然后才送她到服刑的监狱。宋冲云的这些作为，无疑是违反了警察纪律的，便是这样了似还不算，竟然在大黑铁门的监狱门口，阎小样请求宋冲云，要把她照的婚纱照取出来送给她，宋冲云答应了。进一步地，阎小样还请求宋冲云抱抱她，宋冲云迟疑着，却也慢慢地张开了手臂，把阎小样抱在了他的怀里。

我相信，宋冲云的怀抱是温暖的，阎小样的怀抱也是温暖的。我的笔墨去向就在于此。生活还在继续，生活中充满了苦痛，充满了不如意，但我还是要让我泼向生活的笔墨，始终如一地保有温暖的色调。

仅仅确立这一点是不够的，因为这样的确立太简单了，我还要确立自己所要怀抱的态度。足球圈里流行过这么一句话：态度决定一切。我以为这是对的，捧着笔墨饭碗的我们，怀抱的态度同样重要。要说呢，还是我放羊时的一次体会。母羊痛苦地嘶鸣着，满身水、满身血地分娩下了羊羔儿，却不得一丝空闲，忍着痛，忍着累，伸着它白腊腊的舌头，舔着羊羔嫩毛上的胎液，一口，一口，母羊要费很长的时间，把羊羔嫩毛上的胎液舔干净了，又用它的嘴拱着羊羔儿，把新生的羊羔儿，拱着站起来……本能唆使着羊羔儿，一旦站立起来，就要寻着母羊的奶头而去。羊羔儿寻找得并不困难，但要叼在嘴里吮吸就困难了。我手里拿着放羊的鞭子，蹲在一旁，看着羊羔儿幸福地寻着母羊的奶头，它寻找到了，粉粉嫩嫩的小嘴儿就要叼着母羊的奶头了，母羊却把屁股一拧，让它亲生的羊羔儿只能再一次幸福地寻找……寻找了一整天，第二日再寻，母羊铁石心肠，总是在羊羔儿寻找到奶头儿，张嘴就要叼住时，一拧屁股，粉碎了羊羔儿的美梦。我生了母羊的气，丢下放羊的鞭儿，去帮助羊羔儿了。我抓住母羊的头，我抱住母羊的腰，我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，还是帮不了羊羔儿的忙。气急败坏时，我丢下母羊，重又拿起放羊鞭，我是要抽打生了羊羔而不养羊羔的母羊了。但在这时，一个我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，饿了两日的羊羔儿，因为力衰，它娇嫩的两条前腿软了，跪在了母羊的面前，母羊便不要羊羔儿再寻奶头了，它转过身子，叉开它的后腿，把它鼓胀的奶头对着羊羔儿的小嘴，自觉地让羊羔儿吮吸起来。

生活给予我们的，是要我们知恩、感恩、报恩的，这是一种命中注定，我的笔墨将坚持这样一种走向，始终不渝，永不悔改。

2010年10月9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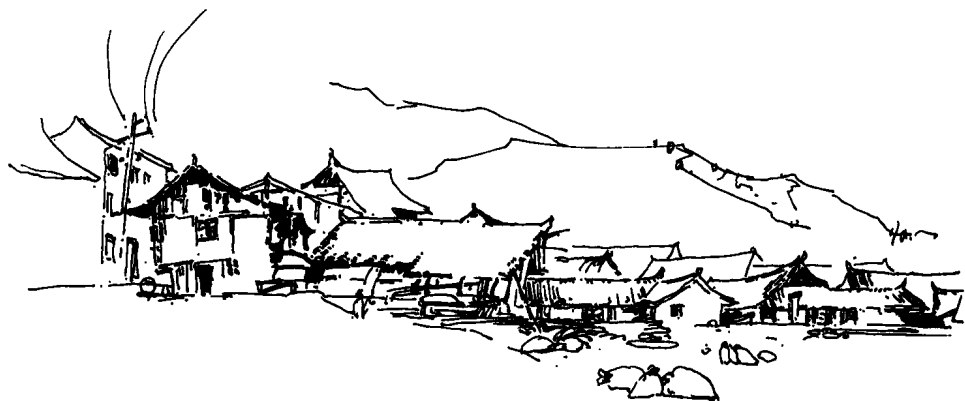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手铐上的蓝花花·····001

北草地·····064

尖叫的豆芽·····102

手鐐上的藍花花





致死夫命的阎小样从监所的铁门里走出来了。

纵然她是一个罪犯，纵然她在森严的监所里关押了很长时间，纵然冷冰冰的手铐箍在她的手腕上，她却还是那么出类拔萃，还是那么理直气壮，还是那么风情万种……头顶上，明晃晃的太阳光，照着一步步走来的阎小样，让前来押解她的青年民警宋冲云顿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丽！

宋冲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他难以相信，如此美丽的女子，怎么能够致死夫命？但他知道，这是事实，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，神圣的法律已经作出了公正的判决——死缓二年。宋冲云今天押解阎小样，就是要到省城西安的女子监狱服刑去的。

按捺不住激烈跳动的心，让穿着警服的宋冲云十分无奈。

宋冲云在心里无声地警告自己，要自己不要心跳，他是来提杀人犯的。他要把致死夫命的阎小样押解到省女子监狱去服刑。他努力地压抑着自己那颗狂跳的心，但他却很无奈，怎么都压抑不住，感觉“呼呼”激烈跳动的心，像是一颗火红的子弹，就要从喉咙眼里弹射出来了。没有办法，他俊朗的脸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。

赶在这个时候，谷又黄来到了监所的门口。

谷又黄接受了任务，是和宋冲云一起押解阎小样的。

与监所的管理人员进行交接，是一个必需的程序。宋冲云从押送阎小样出来的监管人员手里接过一个档案袋，抽出装在其中的档案纸，依着规定的程序问话了。

宋冲云的声音是公事公办的，他问：你叫什么？

阎小样接受了许多次的提审，对这个程序已经相当熟悉了。她很干脆地回答：我叫阎小样。

宋冲云接着问：年龄？

阎小样接着回答：20岁。

宋冲云又问：所犯罪行？

阎小样又答：致死夫命。

原以为在这枯燥单调的交接程序里，宋冲云的脸色能够恢复正常，但是没有，他的脸还红着，像是一个正发高烧的患者一样红着。

敏感的谷又黄，非常清楚地看见了宋冲云的红脸。

谷又黄知道宋冲云为什么脸红。汉子嘛，见不得姿色艳丽的女子，特别是艳丽的却又犯了罪的女子。这一点，在公安队伍里滚爬了两年的谷又黄见得多了。她发现，自觉不自觉地，汉子警员在面对漂亮女子罪犯时，都很有那么点儿怜香惜玉的情怀，表现得就总是心慈手软了。她谷又黄就不，绝对不，纵然是个美若天仙的女犯，到了她的手里，该咋办就咋办，决不会下不了手，动不了颜色。好像是，她与犯罪的女子，天生是仇敌。譬如眼前，不就是个致死夫命的罪犯吗，还臭美个啥？理直气壮？风情万种？瞧着好了，看咱谷又黄怎么收拾你！

发狠想着，谷又黄觉得她的眼睛像染了毒一样，有种火烧的痛感。因此，她恨恨地盯了阎小样一眼，还不解恨，回过头来，就又把宋冲云刺了一眼。

也是谷又黄今日的心情好，她不想把气氛弄得太紧张，便是她押解的一个罪犯，从陕北的保安县到西安的女子监狱，路途可是远着哩，气氛太紧张，弄出些别扭和麻烦，那实在是不合算的。而且是，阎小样致死夫命，那是她的事，法律已对她作出惩治，咱又何必与人家过不去。女孩子柔软温暖的心肠，又一时让谷又黄狠不起来。但她还是想把脸红的宋冲云刺一把的。

谷又黄贴到宋冲云的耳边，问：你呀，脸红什么？

宋冲云掩饰地说：我脸红了吗？

机械的交接仪式结束了，把宋冲云刺了一把的谷又黄，心情不错地跨步靠近了阎小样，伸手拽住阎小样的一条胳膊，向停在监所门口的那辆警用吉普车走去。

让阎小样坐在哪儿好呢？起初，心生暗气的谷又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现在心情好了，脑子里却还塞满了宋冲云的红脸，还有宋冲云的眼神……她要那样的红脸和眼神，永远都对着她的，而不是对着一个致死

夫命的女犯。

与宋冲云一起工作了两年，他们俩是有点意思的，只差一个捅破那层皮儿，就是一对掏心掏肺的恋人了。是这样的，谷又黄是该有这么点小心眼的。

这是一种习惯呢，谷又黄安排阎小样坐在了吉普车后座的中间，以阎小样为界，宋冲云坐在一边，她坐在另一边。在警官学校读书时，教科书上规定，押解犯人的方法就是这样。唯有这样，才能有效控制罪犯，以免节外生枝。但在今日，谷又黄对这样的安排，心生了一种叫她无法忍受的别扭。在大家都已坐进了吉普车，司机老展也已发动了引擎，只要右手松开手刹杆，脚在油门上睬一下，吉普车就会向前驶去时，谷又黄却又打开了车门，跳到车下。

谷又黄轻声吆喝着阎小样，让她坐到了自己先前坐的位置上，同时还轻声吆喝着宋冲云，让他坐在了中间，她绕了一圈，拉开车门，坐在了宋冲云的身边。

很显然，这样的安排是不对的，谷又黄却不管不顾，使着性子这么安排下来了。

谷又黄要使自己的心情舒坦起来呢。

可是呢，她也只是舒坦了一个瞬间，就又发现这样的安排不行。怎么老是宋冲云挨着阎小样？这太不妙了。谷又黄不要宋冲云和阎小样挨着身子坐在车上，这会破坏她的好心情，让她心烦。于是，在吉普车又一次将要启动时，谷又黄又把车门打开，跳到了车下。

谷又黄同时吆喝宋冲云也下了车，她先上车坐在后座的中间，让罪犯阎小样坐在她一边，宋冲云坐在她的另一边。这么看来，倒像她成了罪犯，被阎小样和宋冲云押解着了。

唉，这是不好责怪谷又黄的，谁让她把心贴在了宋冲云的身上呢。

反复地折腾了这么几遭，司机老展这才发动了吉普车，慢慢地向前滑去了。

坐在车窗一边的阎小样，却善解人意地轻声笑了一下。

谷又黄想她是笑自己的，她不要阎小样笑，便不无气恼地轻声呵斥

道：笑什么笑？

阎小样就不笑了。

可是司机老展也笑了，自然也是轻声地笑呢。

谷又黄能怎么样呢？受聘为协警的老展，虽然算不得国家编制的警察，却也经常工作在一起，知根知底的，谷又黄能对他恶语相向吗？这是不能的，所以她也笑了，轻轻地笑着呵责道：不要笑。



肚腹的右下侧痛着，一直痛着。

大约从夜半时分就一点一点地痛着了，到天明时分，便痛得有点难以忍受。放在平时，堪称“警中之花”的谷又黄，才不会忍着腹痛去执行任务呢。对宋冲云很是上心的她，有个与他同去西安城的机会，她是要积极的。她的目的很单纯，公私兼顾，和宋冲云到省城西安去，把罪犯交出去，俩人好在西安城逛一逛，钟楼是要去的，鼓楼是要去的，还有大、小雁塔也是要去的，有可能的话，就在大雁塔的佛堂上烧一炷高香，祈求神灵开恩保佑他们……啊！怎么说呢？呆头呆脑的宋冲云害得肚腹疼痛的谷又黄只有忍着疼痛，和他一起押解女犯阎小样，到了西安，选个机会，把他们的关系确定下来，因此，她是要忍着的，咬牙忍着也要忍到西安去。

为了保证去西安，在来监所提解阎小样前，谷又黄绕道去了一趟县医院，在那里看了医生。

医生只是临床做了个简单的检查，就说她是阑尾炎，要在医院住下来，观察治疗。

谷又黄哪里听得进去，她笑嘻嘻地缠磨着医生，说她还没那么稀贵，开了几样药后，就往监所赶去了。

尽管谷又黄赶得很急，到时还是晚了些时间，加之她在安排座位时，又倒腾了那么一阵，时间就又晚了不少，清晨原本冷寂的保安县城，已然人来人往，开始热闹起来了。

从监所要去县城外的公路，是必须穿过一段街区的。吉普车一会儿鸣声喇叭，一会儿鸣声喇叭，颇为艰难地在人丛里向前爬行。

这是罪犯阎小样所希望的，她侧着脸，希望吉普车再走慢些，她好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车窗外的县城街道，以及街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。此外，还有街道两旁的树木和房子。她要把每一个人，每一棵树，每一幢房子，都印记在她的脑子里，尽管这人、这树、这房子，与她并无多大关系，她却比往常的任何时候都留意。

是啊！谁能知道阎小样此刻的心情呢？一个死缓女犯，她太热爱生她养她的故土了。

街的一边，就是县城中学的大门。

起名“保安中学”的县城中学，在陕北是大有名气的，谁要考进这所中学读书，那就等于谁的一只脚已经跨进大学的校门了，只要在校用心学习，很少有考不上大学的。县城东南乡阎家沟村的碎女子阎小样，就很豪迈地考进了县城中学，成了这所名校学习最为刻苦、学习成绩也最为优秀的一员。老师和同学都喜欢她，对她抱着极大的期待。

吉普车依然缓慢地在人丛中蠕动。

阎小样一眼眼地看着，就又看见了街边的影剧院。

这座规模不是很大的影剧院，建成时间已是有些年头了。那个时候，阎小样还在县城中学读书，知道县政府出资，填高了县城边上的一片河滩地，号召县城的干部群众义务出工，完成了这个县城建设史上从来没有搞过的大工程。

修建影剧院之前，保安县城多的是窑洞，有青砖卷箍的，有麻石卷箍的，还有在石岩、土崖上掏掘的。当地人曾经骄傲地说，保安堪称世界窑洞博物馆。

要建一座现代风格的影剧院，中学的老师组织在校的学生也到工地上来了。农家女子阎小样在工地上，是吃得苦的，搬砖头，抬灰浆，干得热火朝天。打心眼里说，阎小样期望她们的保安县城有座像样的影剧院，她也能到影剧院里去，看电影，看演出，那该是多么享受的事啊！

在这里参加义务劳动，阎小样看到了许多水泥预制件。

雄伟壮观的水泥预制件呀！竖起来的两排是柱子，横架起来的是屋梁。水泥的柱子是粗壮的，水泥的屋梁是高耸的。在组装这些大型水泥预制件时，动用了两台移动式大吊车，在施工人员吹响的哨子声里，一根根的柱子竖起来了，一根根的屋梁架起来了。

多么辉煌的一座建筑呀！阎小样当时昂着头看，把脖子昂疼了，把眼睛看酸了，好像还不过瘾。

落成之日，全县城的人自发地走上街头，扭秧歌，跑旱船，敲锣打鼓，极尽庆贺与欢乐。

然而，所有的热闹与红火，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冷却下来了。如今的影剧院，除了偶然的一二部叫座电影放映外，其他的演出活动基本没有了。一天天、一年年地闲置，曾经那么吸引人的影剧院，显得破败而落寞。不过呢，因为县城的建设规模在扩展，原来靠着城边的影剧院，不断地有人投资，在它的旁边修楼建房，就把影剧院的位置推到县城中心地段了。有商业眼光的人，租了影剧院临街的地方，隔出一间两间的门面，作了生意的场所。

阎小样看得清楚，那样的生意场所还是很不错的，有人在卖音响设备，有人在卖音像图书，还有人在卖儿童的服装和玩具……总而言之，是还有那么点繁华景象的。

很幸运地，阎小样在影剧院看过一场电影。那是影剧院落成后不久，为了报答义务出工人员而举行的义映。县城中学的三好学生阎小样，作为学校的代表，坐在新建成的影剧院里，看着很受陕北人喜爱的《黄土地》。这部电影的画面拍得太美了，就都是陕北的山山水水、沟沟梁梁，可在电影的银幕上展现出来，就是比现实的好看，而且更为喜人；再就是电影里唱的歌儿了，也都是陕北人喜唱且唱了经年累月的信天游，从剧中人的嘴里唱出来，也是特别地好听，特别地耐听。

当时的阎小样，完全沉迷到电影里了。

到电影放映完毕，影剧院的场灯全都亮了起来，碎女子阎小样还沉浸在《黄土地》的音画世界里醒不来。好像就在那一刻，阎小样下了做个陕北民歌手的决心。

记得当时，阎小样的心给自己的大脑说：我要唱歌。

也是上天有意，给了阎小样一个少见的俏模样，给了阎小样一个少见的亮嗓子。

在她读书的保安中学，不经意地，她就唱出名了。

那时候，阎小样没敢想得太远，她觉得只要有民歌唱就很高兴了，学习之余，阎小样就去学校的音乐老师王厚草那里，让她教她唱陕北民歌。老师王厚草就怕没有学生学唱歌，特别是像阎小样这么禀赋天成的学生，自觉学唱陕北民歌，她没有不认真教唱的理由。

老师王厚草为阎小样感动着，她像发现了一颗歌坛新星一样，把她所有的唱技和唱功都教给了阎小样。

遗憾随之而来，阎小样的母亲病了，不是一般的病，是个花钱如流水却也无法治愈的恶疾。后来的一天，阎小样被从王厚草老师的练歌现场叫出来，来到母亲的病床前。她俯身趴到母亲的身上，没能听到母亲的最后一声嘱咐，就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撒手去了。

在母亲的灵床前，阎小样哭了。她想她会号啕大哭的，但却没有，只是静静地流着泪，心里头无声地给母亲唱起了一首陕北信天游。

阎小样唱的是母亲过去编唱的一首《家常饭》：

葫芦黄瓜嫩菠菜，
青菜白菜小萝卜菜。
绿豆小米豆钱钱，
荞麦三棱儿麦子尖。
苦菜叶叶儿搓拌汤，
榆钱叶叶儿熬糊汤。
硬糜子馍馍软糜子糕，
烧酒盅盅子摆开了。

阎小样不知道，她在心里为什么会无声地哼唱信天游。是因为母亲也会唱信天游吧？是啊，母亲是太会唱、也太爱唱她们陕北的信天游

了，她能唱的信天游很多很多，是她们阎家沟村难不住的唱家子。而且是，许多的信天游，还都是母亲现编现唱的，她的手头，她的眼前，是个什么，就编唱什么。正如阎小样现时唱的信天游，就都是母亲家常生活里的编唱，她用心唱给母亲，是对母亲的祭祀吗？

没错，阎小样就是这样祭祀她的母亲的。

亲爱的母亲喜唱信天游，阎小样也喜唱信天游，人就说，她是母亲托生的，遗传了母亲的特长。

然而，遗传了母亲特长的阎小样，很是不幸，像她的母亲一样，只能圈在她们阎家沟唱信天游了。没有办法，家里剩下一个父亲，还有一个长兄和小弟，三条汉子，没个女人照料还真是不行。

阎小样辍学回了家，接过母亲的责任，料理起了家里的生活。



魂牵梦萦的保安县城，被司机老展驾驶的四轮吉普车抛在身后看不见了。

莺飞草长的陕北啊，天是那样的高，云是那样的淡，押解着阎小样的吉普车，像只活泼的旱天鱼，在陕北独有的沟沟梁梁上翻转，一会儿呢，呼呼啦啦地沉入到了深不可测的沟底，一会儿呢，又飘飘摇摇蹿升到高可及天的梁顶。

下到沟底里，自然会有一条小河，呜呜溅溅地流淌着，不歇不停，不知疲累。这儿，那儿，又少不了成群结伙的鸭子，或者白鹅，在清浅的河水里，悠悠然然地浮游着。间或呢，是一只鸭子了，撅起肥硕的屁股，把头扎进水底，它是叼住了一只小鱼吗？不知道，只见它从水里仰起头来，扑棱着翅膀，猜想它是一定有所获得了。“嘎儿——嘎儿——”大叫着的，应该是骄傲的大白鹅了，它是在唱信天游吗？好像不是，随着它高亢的叫声，有一只如它一样的雪白大鹅，划动着红红的脚蹼，迅捷地游到它的身边，于是，它把叫声压低了，相互把头绕到脖子上，“叽叽咕咕”说个不停……

河的两岸，是一棵一棵的柳树。

陕北的柳树啊！

都有一个奇怪的习性，喜欢刀砍斧剁，把它们长得蓬蓬勃勃的头颅，从齐人高的地方断下来，只待来年，就又生出更加蓬勃的新枝来。好像是，不遭砍头的柳树，还不是很自在，长着长着，会自绝性命而死去；倒是遭受砍头的柳树，却总是精力旺盛，生得葳葳蕤蕤，劲头十足。

这就是陕北柳树的好了。它们像是知道陕北人的需要，以它一次次断头的牺牲，奉献出陕北人生活中略嫌短缺的用材。

吉普车爬到梁顶上了……到处都是高入云天的井架。新时期的陕北，一个新的风景，就是这些涂了黄漆的井架了，那是油田工人在钻新的油井……还有磕头虫——这是当地人对抽油设备的一种俗称，它们或者独立一处，或者成群排列，不是十分紧张地，上来了，下去了，无始无终地运动着，黏稠的黑色原油，就从地下的深处冲出来，汇入到相连如织的输油管道里。

不眨眼地望着车窗外的景致，望得阎小样有些疲倦，她回了一下头。

正是她的这一回头，看到坐在座位中间的谷又黄，脸色煞白，并有细碎的汗水，像是草叶上的露珠，不断地浸出来，阎小样就很吃惊了。

阎小样小心地问：哎，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

谷又黄却不买账，说：咸吃萝卜淡操心。

一旁的宋冲云也注意到谷又黄的脸色，伸手在她的额头上试了试，说：不发烧呀！

是个粗心人呢。谷又黄白了他一眼，说：你才发烧哩。

宋冲云却还不明白，说：那你说，你的脸色咋那么难看？

谷又黄的话就不好听了，说：难看了你甬看。

宋冲云是知错的，依然地慢言软语，说：我是担心哩。给我说，你哪儿不好受？

谷又黄这就乖顺起来了，说：小肚子那儿，不晓得咋的，有些疼。

宋冲云就很紧张了，说：啊呀！这可咋办呢？

谷又黄却还故作轻松，说：凉拌（办）么。别害怕，死不了人。